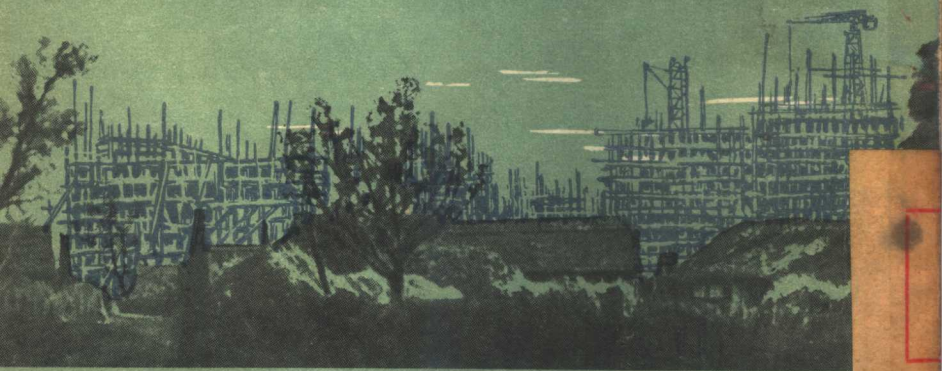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生的光輝

馬 加 著



新 生 的 光 輝

馬 加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新生的光輝

馬 加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十二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：(305) 字數：12千

開本 $31\frac{1}{2} \times 43\frac{1}{2}$ 1/32 印張 $4\frac{1}{16}$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4000

定價(6) 0.56元

內 容 說 明

这本小说集包括八个短篇。其中六篇曾以“双龍河”为書名在三联書店出版过。另外兩篇，“宿营”是解放前作品，“新生的光輝”是新作。这裏又了解放區軍民關係和八路軍戰鬥生活，也反映了东北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中農民鬥爭的姿態。作为書名的一篇新作，則顯示了社会主义建設在農村面貌和農民生活、思想上引起的变化。

目次

新生的光輝·····	一
雙龍河·····	三
成物不可損壞·····	五
餓·····	六
減租·····	五
母親·····	空
過梁·····	空
宿營·····	一五

新生的光輝

一

我坐上了馬車，離開了佳木斯，向郊外跑去。

在路上，我回憶着第一次去江山村的情形：那是臘月天，松花江沿上飄着煙雪，吹得白尖草零零散散，嚶嚶的鳴叫着。金永生趕着爬犁，唱着北大荒的民歌，用鞭子抽着海驢馬，講起用牲口接親的事，以後，就和周老太太做成親戚。那麼，他們現在怎樣呢？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還是成立集體農莊？我一陣胡思亂想，我真想看看他們，看看他們變成什麼樣子。

趕車的是一個半大老头子，一臉的粗皺紋，下巴長着黑鬍楂子。人很爽朗，好談諧，好說，好笑。笑起來嘴巴張得挺大。他是佳木斯的老戶，講起佳木斯的源源本本，閉不上嘴，什麼時候建立街基，中間經過什麼變化，最近又有什麼新的發展，一提到這地方，就得意的摸摸黑鬍楂子，不由自主的讚賞起來。『佳木斯才是個好地方！同志，你

來過沒有？」

我告訴他七年前我來過這裏。

老头子一邊迎着車軸轆盪起的灰塵，眯着眼睛瞅了我一眼，親熱的笑一笑，用鞭子趕着馬車，顯出一種驚奇的神情。

「同志，你七年前來過麼？這七年變化可大了，我不用馬車送你，你簡直找不到地方。」

我以爲老头子故意吹牛，不大理會他的話，提到了，也覺得平常。

「這是我熟悉的地方。」

老头子放下鞭子，回頭瞅瞅我，不以爲然的笑一笑，「熟地方也變化了，同志，你知道前面有什麼東西？」

我說：「該過木头橋了。」

「過了木头橋呢？」

「往北是一片空場，對麼？」

老头子微微的晃着頭，用手捻着鬍子，談諧的笑着，不做聲。我看見他那個神情，

叮問一聲：

『我說的對麼？』

『同志，對不對，等着瞧吧！』

不一會，馬車爬上陡坡，搖搖晃晃過了木头橋。我往北一看：那裏再也不是一片空場，是一座新建起來的工廠廠房，廠房裏的機器軋軋在响，煙囪冒着煙。它的周圍繞着綠欄杆，一面搭着木製的紅門，門口豎着光榮榜，外面罩着玻璃，裏面裝着模範工作者的像片。

老头子放下鞭子，轉過臉來，瞅瞅路北的廠房，又瞅瞅我，得意的抿着鬍子。

『這裏是電機廠，你離開佳木斯的時候沒有吧？』

我說：『沒有。』

老头子打嚏噴，感觸的說：『過去，這裏是一片荒草甸子。現在蓋起工廠，造洋樓，人就是活神仙，什麼都能變樣子。』

我問老头子說：『前面還有什麼變化？』

『同志，你不是來過麼？』

我回想七年前到這裏留下的印象，一樣一樣的說：『從這往前走，路南是一片莊稼地，路北有一支禿煙囪，連着松花江沿。再走三里來地，就是江山村了。我說的對

麼？」

『對不對，等着瞧吧！』

老头子只說了這麼一句，抿着鬍子，又得意的笑起來。他爲了尽快讓我看看前面的景緻，趕着馬車，搖晃着鞭子。車軸轆在路上直滾，壓着半黃色的楊樹葉，一会隨風飄動，一会撻到沙土裏。

馬車離開了電機廠，向前走了不遠。原來路南不再是一片莊稼地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蓋起了工廠的樓房，樓房又高，面積又大，全是三層，前前後後，一幢一幢的，擺列得像起伏的山巒一樣。建築的規模很宏大，規格也劃一。臨街的那幢樓房顯得十分整齊，一色是青瓦蓋，紅磚牆，藍色的窗框，白洋灰晒台突出在外邊，嵌着油漆的欄杆，從下到上，一片嶄新。工程還沒有完工，工作却已經開始，有的樓上掛着『輕工業部工程處』的牌子，有的樓上掛着『造紙廠籌備處』的牌子。有許多樓却什麼牌子也沒有掛，欄杆上晾着工人服裝。從它的建築的規格上，樣式上，都能看出是最標準的工人住宅。它好像瀋陽鐵西工人村，哈爾濱的亞蘇廠，或者是長春的汽車工廠。不怪老头子說大話，這規模簡直使我吃驚。

在造紙廠高樓的對面，是一片廣闊的建築工地，圍住了鉄絲網，修通了汽車路，一

些建築器材都運到工地來，有成堆的鋼管，大批的鉄筋，落成落的洋灰袋子，油桶戳成溜，木材擺成山，紅磚落得四四方方，上面用白石寫標記『甲方二等』。離器材不遠的地方，一所龐大的廠房正在修建，打好了地槽，壘上水泥磚牆，上了鋼架，旁邊豎着高大的起重機和捲揚機，在運轉什麼東西，機器發出突突的聲音，地上有壓道機發响，空中有擴音器喊叫，一陣雜亂的吵叫，震着耳根子發聾。工地的半空扯着紅色的標語，在風裏飄動。

『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！』

『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！』

馬車經過工地的時候，那裏的捲揚機突突的响，紅色的大標語在鋼架上飄了起來，捲了兩下。老头子望着工地上那种景象，一邊揚着鞭子，一邊得意的對我說。

『同志，你瞧見了吧！』路南是造紙廠，路北是銅網廠。你沒有看見那紅色大標語麼！這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，這一化，大大的變了樣子。』

我真沒有想到，離開七年，這裏大大的變了樣子。這種變化，从心裏使我感到驚奇，喜悅，也有些生疏。馬車从樓房和工地裏穿過去，看不見莊稼，看不見村子，我有些担心起來：『也許白來一趟，看不見江山村了。』

馬車往前走，穿过一排排三層紅磚的樓房，过了樓房，到了倉庫。老头子把韁繩一拉，鞭子一甩，讓馬車从倉庫的东边拐过去，繞上小道，突然，前面出現一個小小的村莊，四趟矮的草房，四周繞着木板障子，村前長一趟小榆樹，伸到小學校的房頂上，枝極巴杈的。我一看，就覺得这村子怪熟的，和工廠的大樓比較起來，顯得十分寒侷。

進了村子，老头子停下了馬車，抿着鬍子，像先前一樣对我笑一笑。

『同志，到地方啦！這裏就是江山村。』

二

我進了村子，村子仍然像早先的樣子，黃泥牆，灰草房，外边夾着木板障子，四趟街，整整齊齊。在大街上，安着一排的電線桿子，每家都拉上了電灯線，窗戶安上玻璃，露出白鉄飯盆和黃色電匣子。在這裏，却看不到農村裏特有的苞米樓子，泥壘的倉子，高高的穀草垛。沒有打場的動靜，車轆轡响，牲口叫喚，推碾子声音，鷄也不叫，狗也不咬，多麼鴉雀無声呵！我順着大街走來走去，挨着木板障子，向每家望了又望，都覺得有些生疏，我不知道向哪走，到哪一家去。

我踟躕了一会，碰見一個青年人，大約有二十一二歲年紀，高高的身量，圓圓的臉

蛋，留着分頭，穿着青制服，袖口露出藍色的毛衣，制服兜上插着一支金星筆。他穿的很整齊，動作也很灑脫，推着一輛新自行車，自行車托架上放着一本變電設備教材。看樣子，我斷定他是一個工人，大約是從佳木斯來修理電燈的吧，我記得在江山村的時候，從來沒看見這樣的青年。

青年人停下車子，用村子主人的口氣問我說：『同志，你到這村子找誰？』

我說出一些熟人的名字：常俊岩，吳万申，鄧守桂，姜成本，金永生……

青年人搖搖頭，說得很乾脆：『他們全不在家！常俊岩在發電廠做人事股長，上了班，吳万申是佳木斯電機廠車間支書，兩天沒有回來。鄧守桂在運輸工程處工作，姜成本在鋼網廠做基本建設當瓦匠。』

『金永生呢？』

『他下地拉白菜去了，也不在家。』

我有些失望，認得的人一個也不在家。我不知道怎麼辦好？回到佳木斯呢？還是等他們回來呢？我正在遲疑的時候，青年人蹬着自行車輪子，準備離開村子，聳聳眼胞，精細的觀察了我一眼，又停下車子。

『同志，你甚麼時候認識金永生的？』

『土地改革那年』

青年人又精細的打量我一下，覺察出我來了，開始現出驚愕，接着浮着親切的微笑，那圓臉蛋像一張磁盤子，溜乾而靜，閃閃的放光。

『你不是馬同志？』

我吃驚的問青年人：『你是誰？』

青年人笑得彎着眼睛，一邊說話，一邊和我親切的握着手，拉往他家裏走。

『馬同志，我是克志，周藍的兄弟，和金永生有親戚。你忘了在土地改革時候，我是村裏的兒童團長。』

我記得很清楚，在江山村土地改革的時候，我最忽視的就是兒童團的工作，幫助少，注意也非常不夠，雖然有那一種組織，但有些自流。那時候，他穿着小學生的短制服，揹着木頭刀，領着十幾個小孩子，到街口去站崗放哨，在課堂裏拉歌子，開貧僱農大會，鬥爭地主，分果實，都擠在大人後邊湊熱鬧。如果不讓參加，他總是不高興的搭着小眼睛，撅着嘴生氣，一氣就氣哭了。當時，克志還是一個孩子。別離這幾年，他却走入成熟的青年時期，不僅身體發育得很高，連思想和作風也長出新的東西，他對人很熱情與溫和，說一些新名詞，我听了也怪新鮮的。

『我們工廠禮拜六停電檢修，禮拜天補假一天。我溫習一下變電設備教材，準備去佳木斯看電影。』

『你母親在家麼？』

『我媽媽到銅網廠去做小工，一會就回來了。』

我到了他的家，等了一会，周老太太才从銅網廠做小工回來，剛擦過鋼架，兩手都塗着紅鏽，頭髮叫風吹得凌亂，散在臉上，露着橫皺紋和小麻子，幾年不見，面貌有些蒼老，態度還是那麼客氣，對人那麼殷勤，愛說話，愛抽煙，時時露出薰着黃煙的大牙根，叨嘮起來沒有完。

『馬同志，自从你走後，我們周藍嫁給老金家。只剩下我們娘倆。克志已小學畢業了，要考鶴崗礦務中學，他年紀又輕，家裏又沒有人手，出門在外，我也不放心，正好佳木斯電業工區要人，我叫他去當電工子。當電工子也不錯，每月掙點工薪分，離家又近，在我的眼皮底下，多省心。誰知道當了電工子更不省心，在佳木斯待了一年，就調到北京，又調到太原，不知比鶴崗遠了多少，我左一封信，右一封信，寄了八九封信，可算催回來了。』

克志看了媽媽一眼，鄭重其事的說：『這裏工作需要，是組織調回來的，不是你用

信催回來的。』

周老太太望着兒子圓圓的臉蛋擠擠眉毛，不放心的對我說：『馬同志，你知道，我們克志可跑野啦！不調回來，說不定跑到南京去了。』

克志天真的歪歪頭，不同意的瞅了媽媽一眼：『祖國正在大規模建設，到处都需要電工子，要調我到新疆去，我就到新疆去。』

周老太太搶一句說：『佳木斯這裏也建設，不也需要電工子麼？』

克志揚揚眉毛，認真的說：『這是上級組織決定，自己怎能挑。』

『挑個離家近的地方，總是方便。』

『馬同志，你看，我媽淨扯後腿。』

娘倆對着臉，輕輕拌着嘴，全笑了。克志翻着家雀蛋的眼睛，瞅了房上掛的電燈，櫃台上的收音機，棹蓋上的電氣學和小說，神情有點矜持。周老太太揉着鼻子，抿着散開的頭髮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指着克志對我說：

『馬同志，你不是外人，我不怕你笑話。老人就願意操這份心，他姐姐周藍出門，我就想給他說個對象……』

克志不等媽媽說完，就不耐煩的瞪了一眼：『你又提這個了，我剛剛入團，學的很

少，工作也沒有貢獻。」

在周老太太看來：兒子雖然年紀小，既然在工區檢修大隊裏做個技工，能掙工資，就應該算個大人，大人就應該成家立業。她生在農村，原沒想到兒子會這個手藝，能讓電燈發光，讓電匣子說話，爬高山，越峻嶺，在大風雪裏架設線路。多麼艱苦呵！她又替兒子驕傲，又替兒子擔心。

『淨是爬山越嶺，也太辛苦啦！』

克志添上一句說：『不爬山越嶺，能够架好線路，給工廠輸送電源麼？』

周老太太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：『那也費鞋子呀！一双鞋值多少糧食呵？』

克志在工區裏學過總路線，在團裏帶頭競賽，他們小隊得過工程獎。聽到媽媽提起鞋子，天真的笑一笑。『媽媽，你知道，這次我們團員響應國家号召，爲了社會主義工業化，提前一天送電，給國家節省五十八噸糧食，五十八噸糧食能買多少鞋子呵！』

周老太太笑一笑：『其實，有了電燈，夜裏做鞋子也容易了。』

『媽媽，過去咱家點小油燈，你夜裏做活，眼睛都熬紅了。現在，電燈是怎麼亮的？佳木斯的六一製材廠的火鋸爲什麼能割木頭？銅網廠的捲揚機爲什麼能動彈？火星集體農莊的製米機爲什麼能碾米？媽媽，不是你希罕火星集體農莊麼？』

『你姐姐老公公金永生才希罕集體農莊呵！』

周老太太理亂頭髮，望着對街的起脊草房，講起金永生送兒子參軍，在家裏搞農業互助組，在家裏種菜園子。

我問周老太太說：『你們是親戚，知道他的互助組搞的怎麼樣？』

『馬同志，你到他那裏就知道了，金永生常常叨念你呢！』

三

我走到金永生的家裏。

金永生剛剛從地裏拉白菜回來，卸了大車，用笤帚掃着鋪板上的土，摘着黃白菜葉子。他戴着黃毡帽頭，穿着青夾襖，敞着懷，露出褪色的白衛生衣。他還像過去那個莊稼人模樣，土色的黃臉皮，溫和的豆角眼睛，鬍子像是穀鬚子，一說，一笑，顯得又樸素，又親切。他一看見我，就伸出那沾泥的大手，一把拉住我。

『馬同志，真想不到是你來了，你從哪裏來的？』

我和金永生親熱的握手，像是遇見自己的熟朋友，就告訴他一路上的經過。

『我是從佳木斯來的，一路上都是工廠和大樓，我不知道江山村還在不在，能不